

编者按：本文以西方人的视角重点介绍评析了刚果（金）、布隆迪、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多哥、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在实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些动态和非洲民主化总体情况，或许对读者了解和深入研究非洲相关情况有些许帮助，现刊发如下。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 非洲在民主的道路上 “蹒跚学步”\*

[美国] 查莱恩·哈恩特-高尔特

非洲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大陆。1960年，当英属非洲殖民地纷纷打破殖民枷锁获得独立的时候，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就说“变化之风”正在吹遍非洲。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努力消除殖民主义的残余影响，走它们自己设计的发展之路。但是，它们在独立后的发展道路上遭遇了重大的困难和挫折，许多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陷入了失序、冲突，非洲的“悲观论”一度充斥全大陆，死亡、疾病、灾难和绝望使非洲成为世界上的“苦命儿”，这些表征和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成为阻碍非洲进步的主要因素。然而，当非洲人走在实现非洲复兴的大道上和开始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非洲就出现了希望的曙光。

当非洲人取得国家独立后想要自主发展的时候，他们认识到，大多数国家因太贫穷而不能独立地自我发展。联合自强成为非洲国家的必然选择，于是非洲联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相伴而生，这开启了非洲发展的新纪元。非盟的前身是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其初期的宗旨是消除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影响。在这一历史使命完成后，非统组织于2002年将其自身职能转为一个具有新使命和新的奋斗目标的新组织。非盟的首要任务即是要使非洲和非洲国家的人民实现统一、团结、凝聚、合作。《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代表着非洲人的美好向往，目标是消除贫困，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中心，在全球化竞争中防止非洲处于边缘化。

## 非洲国家曲折的民主之路

冷战结束前后，民主化浪潮为非洲国家带来了第二股“变化之风”，但是在非洲国家通往民主道路上的时候，许多国家出现了持久的动荡和混乱，甚至引发了暴力冲突和内战，非洲国家的民主之路曲折而艰辛。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经过一系列斡旋，使非洲国家许多棘手问题得到协调，使许多国家的矛盾冲突得以化解，为非洲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一) 刚果（金）

持续了4年的刚果（金）内战给该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死于疟疾、痢疾和暴力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大量无辜平民在国内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2003年初，姆贝基用了45天时间，召集处于战争中的冲突各方到南非接受调停。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南非终于促成了一项和平协议，使刚果（金）冲突各方在政府中共享权力，并使他们承诺结束敌对状态。这项计划要求在两年内进行选举，给予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以发言权，自刚果（金）挣脱比利时殖民统治，赢得独立以来，国民从未对自己的命运有发言权。尽

\* Source: Charlyne Hunter-Gault, *New News out of Africa: Uncovering Africa's Renaiss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1-106, "Chapter Two: Baby Steps to Democracy".

管各派力量达成了和平协议，但如期举行选举的目标很难实现，不过多数人认为选举最终还是要举行的。尽管未来依然任重道远和荆棘丛生。刚果（金）总统卡比拉承诺自己将遵守南非斡旋达成的和平协议，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和民主选举。但是，刚果（金）的局面仍然十分混乱，和平显得非常脆弱，国民军各派还在国家的东部彼此争斗，不但使大约 10 万人流离失所，而且使国家今后的和平、民主之路面临着威胁。

## （二）布隆迪

在布隆迪，胡图和图西两族间经历了十余年的冲突，死亡人数已逾 30 万。2001 年，在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调停下，布隆迪迎来了脆弱的和平，于 2004 年成立了权力共享的政府，制定了一部临时宪法。2005 年 8 月，前叛军领导人皮埃尔·恩库伦齐扎当选为总统，他是“自布隆迪内战爆发以来第一位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的总统”。

## （三）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原名“象牙海岸”）1960 年独立以来，担任总统长达 33 年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在 1993 年去世，引发了该国十多年暴力与内战的恶性循环，国家也以宗教为界分裂为基督徒占多数的南方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北方。1999 年 12 月，政府反对将阿拉桑·奥特加列为 2000 年总统候选人，使科特迪瓦的暴力冲突加剧。2002 年，总统大选的获胜者洛朗·巴博挫败了一起企图推翻他的未遂政变，再次引发全国内战。2004 年 11 月巴博的军队袭击了法国驻科特迪瓦的维和部队，并造成 9 人死亡，使科特迪瓦的局势愈加恶化，法国匆忙撤侨，联合国对科特迪瓦实行武器禁运。2003 年 1 月，由法国主持谈判抛出的和平协议陷于流产，而姆贝基接连不断的斡旋在 2005 年 4 月初显成效，冲突各方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并开始为 10 月的选举做准备。巴博同意奥特加成为总统候选人，使关键的争议点得以解决。然而，这并非预示着科特迪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奥特加在讲话中表示，允许他参加竞选的决定使科特迪瓦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尽管战争各方仍存在着一些不信任，使预定于 2005 年 10 月举行的选举被迫推迟，但是姆贝基和奥巴马都希望科特迪瓦加入

到民主制度成功的非洲“大家庭”中来。

## （四）尼日利亚

奥巴马不仅肩负着非盟的重任，也要将已吹遍本国的民主化“变革之风”推向全非洲。奥巴马是《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设计者之一，他原是尼日利亚军政权的统治者，1979 年他自愿将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此举得到了广泛赞誉。他对后来的军政权提出批评，包括残暴、腐败的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使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也给他带来了三年的牢狱之灾。他后来获释，并于 1999 年作为民选候选人当选为总统。2003 年，他首次以全民选举的方式竞逐第二个任期，2 400 多万尼日利亚人参加了投票。这次总统大选备受关注，结果奥巴马获得连任。然而这次大选也备受争议，人们对这次大选褒贬不一，落选者称这次大选是“一次严重的、由国家组织的对民主的亵渎”。一些国际观察员也发现在选举中存在弊病。但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家民主国际事务研究所派了一个观察团到尼日利亚，他们的团长克里斯·佛芒尤说，即使在这样不规范的情况下，许多认识到存在舞弊现象的人正在用合法程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因此，尼日利亚的民主仍然有希望。尼日利亚民主化的“成功”也得到南非领导人姆贝基、曼德拉，以及英联邦国家秘书长唐·麦克其农的赞扬。姆贝基同意塞内加尔政治家阿卜杜拉耶·巴斯礼领导的非盟观察团的建议，即“任何心存不满的政党都应该充分利用合法手段来处理所争论的任何问题。”虽然社会上有不满情绪，并有铁碗手段，但是尼日利亚政局没有陷于动荡。虽然尼日利亚还面临很多的挑战，从暴力事件和腐败现象到大多数人民生活困难，但是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为非洲作出了贡献。

## （五）多哥

2005 年初，多哥总统、非洲在位时间最长的纳辛贝·埃亚德马去世，这位铁碗统治者掌握最高权力的时间超过了 38 年。他辞世后不久，军方推举他的儿子——弗雷·纳辛贝为国家领导人。多哥人纷纷上街游行，要求举行选举。同时，由 15 个成员国组成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威胁多哥，如果多哥不恢复宪政，就将对它实施制裁。非盟谴责这一事件，称其为一次政变，呼

吁多哥进行选举。经历了几天的动荡和冲突后，纳辛贝屈服于国内外的压力，同意一旦选举顺利进行，他就下台。在选举开始前，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将纳辛贝和反对派领导人奥林匹欧召集到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进行调解，让他们签署一份包括建立民族和解政府的协议，此举得到了美国和非盟的支持。奥林匹欧曾经是一位政治流亡者，他推举鲍博·阿蒂塔尼作为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奥林匹欧很感谢奥巴桑乔，认为多哥有许多地方需要向民主国家学习。但是，后来纳辛贝以60%的得票率赢得了选举，落选的候选人阿蒂塔尼谴责说投票存在欺诈行为，并号召多哥的青年行动起来反对政府。选举委员会能暂时接受年轻的纳辛贝，但期望非洲国家领导人不再允许年轻一代的“强人”取代他们的父辈。

#### (六) 津巴布韦

穆加贝政府于2000年支持一批退伍老兵占领白人的农场，津巴布韦局势骤然紧张。大规模的土地占领事件发生时，正值该国自独立以来举行的首次选举失败，广大选民极力反对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规定政府有权无偿占有土地和延长总统的任职期限，使穆加贝任职期限可达30年。此时，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与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不断进行政治斗争。“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在2000年议会选举中占据了120个议席中的57席，虽不足以影响执政党组建新政府，但给越来越被动的执政党政府敲响了警钟。“争取民主变革运动”也参加了2005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但他们作为反对党始终受到政府的钳制和镇压。大赦国际和其他人权组织认为使津巴布韦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民主性的活动受到严格控制和严厉监管，对国际上认可的人权进行压制变得司空见惯。虽然津巴布韦2002年和2005年的选举被许多非洲机构称赞为“自由和公平的”，却受到了美国、欧盟和一些非洲分析家的严厉谴责，指出津巴布韦的选举有严重漏洞，称该国国家机构有民主之形，但无民主之实。

姆贝基并没有在津巴布韦获得他在其他国家那样的声誉，他通过实施一项“建设性参与”的战略，为解决政治僵局作了许多努力，他多次利用各种机会访问津巴布韦，并会见双方人士。

尽管姆贝基作出许诺，问题即将得到解决，但是到了2005年中期，不但反对派和执政党没有任何和好的迹象，而且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力量”坚定地指出，鉴于南非支持津巴布韦的2005年选举，它已经对南非充当忠实调解者的能力失去了信心。2005年选举获胜后政府变得愈加保守，津巴布韦无迹象表明它在朝着更加开放的社会发展。政府虽然赢得了选举，却没有赢得那些认为选举不公平的人的民心 and 民意，没有赢得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他们关心政府是否还有能力将国家从形势不断恶化和国际孤立之中拯救出来。在独立后的25年里，津巴布韦已经从非洲的粮仓变成非洲的“空仓”。连年干旱给国家带来了困难，但经济管理不善和腐败丛生是主要原因，这导致了津巴布韦经济大幅下滑、通货膨胀率飙升，2002~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0%，200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623%。

### 非洲民主化道路上的制约因素

非洲今后的发展之路仍然坎坷崎岖，在这条通向民主的道路上面临各种挑战。首先让非盟感到棘手的就是自身财政问题。多数非洲国家深陷于所欠西方机构的债务之中，它们已经没钱支付应缴款项和特别款项。面对自己财政方面的难题，非盟的活动能力受到极大束缚，尤其是在满足日益增长的非洲维和人员的需求方面力不从心。当非盟自己的生存都成为公开的问题时，它在推动非洲国家建立民主政治方面自然受到很大掣肘。因此，安全问题研究所的曼舍尔曾经说：“非盟在形成政治决议方面较为高效，但是当要执行这些决定时就显得低效了。”

让非盟颇感头疼的挑战是索马里，该国无政府状态下的混战已逾15年，流亡中的民选政府无法回国重建民主制度。穷兵黩武的军阀阻挠在索马里的土地上驻扎外国军队，虽然索马里过渡政府多次强调他们决定接受一支非盟维和部队，但是来自国内的反对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搁浅。很明显，非洲人全面解决非洲问题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当履行对各方都很重要的维和任务的时候。当一些非洲国家，特别是尼日利亚和南

非，在全洲范围内派出部队执行维和使命的时候，多数非洲国家却拿不出钱来支持维和或履行使命。因此，非洲与西方建立合作关系就显得非常紧迫，特别是如果不需要西方派出地面部队，那么就需要西方的训练和后勤支援。一般来说，民主的进步不能只用选举来衡量，而实现民主的重要前提就是国家保持和平与稳定，但是非洲国家在民主道路上往往伴随着政局动荡和暴力冲突，甚至战争。现在说和平已经降临全非洲还为时过早，即使在那些已经签署和平协议的国家仍然有低度的战斗发生，如苏丹达尔富尔地区。

非洲人的贫困状况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也成为非洲民主化道路上的制约因素。1981年以来，非洲赤贫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增长了一倍，约为3.15亿。2000年，联合国设立了到2015年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这对非洲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切实际的要求。国际社会帮助减轻非洲贫困状况的最好方式就是免债。非洲的全部债务大约在2500亿~3000亿美元之间，人均外债达365美元，超过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8美元的数额。尽管西方国家表示要勾销1999年穷国所欠的1000亿美元债务，但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债穷国倡议”框架下，非洲的债务依然令人担忧。非洲的减债之路任重道远，如八国集团成员国，目前离全面尽自己对于非洲穷国的减债和援助义务也相去甚远。

## 非洲民主化的成就与希望

虽然非洲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只迈出了试探性的小步，但是在非洲广袤土地上仍可看到这个大洲的成就与希望。例如南非十多年来的和平与稳定，一些曾经最棘手的冲突获得解决。刚果（金）走上了民主之路，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南非的斡旋。2005年，苏丹政府已经与南方的反对势力达成和平协议，为实现苏丹的和平与稳定而携手合作。2005年11月，利比里亚历史性的选举选出了非洲的首位女总统——艾伦·约翰逊·瑟利夫，她的当选给利比里亚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奥巴马帮助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到尼日利亚避难，使利比里亚避免了又一轮种族屠杀的惨剧，帮助利比里亚铺就了和平、

稳定和民主之路。在局势不断恶化的津巴布韦，2005年在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和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的普通成员之间举行了一场足球赛，这是双方缩小分歧的一步，被赞为“足球外交”。泛非议会等非洲国际机构将强化非洲的民主政体作为它们奋斗的紧迫目标，这不仅是取信于西方的需要，而且是非洲人民自身的需要。通过多哥人和津巴布韦人的实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非洲普通民众正在给予非洲的民主制度建设越来越多的支持，将本国作为民主制度的目标并努力去实现。

“非洲正在为自己创造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没有看到了。”2005年10月联合国大会主席詹·埃里亚松在大会开幕时说，“1998年有14个非洲国家处于武装冲突和内乱状态，现在陷入大规模冲突的国家减至3个。”在非洲，没有一位领导人公开站出来说不适合非洲。南非记者彼得·法布里修斯在2005年底写道：“当民主在非洲逐渐取代独裁的时候，很少有领导人是被赶下台的，更多的是以和平方式离任的。”

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对人民负责，非洲在民主道路上的进步促进了各国的社会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为非洲带来了新希望。从多哥到津巴布韦，甚至是南非，在这第二次“变革之风”的吹拂下，人民上街要求权利、自由和公平。非洲民主最具有希望的“新消息”是非洲人开始为其领导人制订规范。到2006年初，已经有26个国家的元首签署了承诺书，要以这些规范为基础评判自己，这不仅适用于现任领导人，也适用于今后继任的领导人。对于报道和关注非洲8亿人民的那些人来说，这个大洲新出现的乐观主义精神就是“新消息”。希望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传播到非洲之外，传播到那些欠这个大洲“债务”达数个世纪的国家，希望它们来主动帮助非洲人创造一个全新的非洲，一个真正独立的非洲，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大家庭的全面发展的成员。

（杨廷智 编译\*）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安春英）

\* 本文编译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